

灣區文學盛事 (上篇)

香港文學館今日正式開館，喜迎八方文學之士，共享香港文學發展新時刻。就在本月1日，集廣東文學館、廣東美術館、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館於一體的大灣區藝術中心正式啟用，並向公眾開放。狀如巨輪的大灣區藝術中心，被民眾稱讚似嶺南文化精華的「文化巨輪」。受邀來港參加香港文學館開館儀式前夕，廣東省作協黨組書記、專職副主席張培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以商貿經濟為主、寸土寸金的香港，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文學館，這極具代表意義。

他表示，香港文學館和廣東文學館，都應成為文學創造的新發動機，成為新的文學生產力的催生地和孵化器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胡若璋
廣州報道

張培忠指廣東文學館面向港澳台僑

文學館

是文學發展的 孵化器及發動機

一個地標性場館對大灣區文學發展的意義何在？在廣東文學館5樓的「鵝潭夜話」的展板上坐下，就着整面江景玻璃落地窗，看雙江交匯，對岸的白天鵝賓館依然氣派。關於文學館的話題，自然從「鵝潭夜話」開始。張培忠稱，「鵝潭夜話」要打造為廣東文學館的品牌活動，兩週一次。開館至今，「鵝潭夜話」已舉辦過三次作家對談活動，線上線下市民齊參與。線上「10萬+」的互動熱潮，也讓這一新生的文學品牌活動打出了首波名氣。

成為好書新書文化活動的首發站

在白鵝潭「夜話」，就着城市繁華處的壯闊江景，聊着和文學相關的話題。江河有聲息，想像也旖旎。文學的創作，需要土壤，也離不開氛圍的製造。張培忠表示，除為當下的文學界做一檔有影響力的談話節目之外，也要能成為好書、新書及重要文化活動的首發站。

好的公共建築，最終是服務大眾。文學館是市民的公共空間，供給文學、培育良好的文學生態，做這件事不僅要熱愛文學，也要有清晰的規劃和部署。張培忠熱情導覽廣東文學館的七大功能和七個展廳。「收藏、展覽、教育、研究、交流、傳播、創意的功能之下，分別開設古代展覽廳、近代展覽廳、現代展覽廳、當代展覽廳、魯迅家展覽廳、港澳台展覽廳、臨時展覽廳。」

張培忠也會關心每日入館客流。周末約3,000人到訪，工作日2,000多人預約入館。民眾的心嚮往之和熱情到來，令張培忠開懷。「要把它建設成為嶺南文化的聚集地、市民休閒的目的地、灣區交流的會客廳。」他表示，作為一個公共文化空間，廣東文學館需要承擔這樣的凝聚功能。此愛。



魯迅家展覽廳的《兩地書》裝置很受市民喜愛。

外，文學館要積極面向港澳台僑的功能，也是一早就在建設大綱內。

《香粵逢賈胡》記載中西交往史

「廣東文學館的地緣優勢、人員優勢、語言相親，必然決定了港澳台僑在廣東文學館的一席之地。」在張培忠看來，港澳文學源於祖國的母體，起步於香港的報刊，在整個商業的發展和時代的大潮中，香港文學隨之發展；澳門地方雖小，卻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湯顯祖被貶廣東徐聞時路過廣州，還專程去了一趟澳門（1591年）。他看到的，都是來往之商船，以及在內地聞所未聞、見所未見的奇珍異寶，這讓他大開眼界，也在澳門留下了四首詩作。其中，《香粵逢賈胡》一詩寫道：「不住田園不樹桑，婀娜衣錦下雲檣。明珠海上傳星氣，白玉河邊看月光」。這首詩也成了最早的澳門文學及記載澳門中西交往的歷史文獻。

張培忠認為，該詩全面體現了港澳文學中的海洋性、商業性、市民性、開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色。他也吐露，這首詩在廣東文學館建設之初，就帶來了最強的啟發：廣東文學館既展示廣東文學，也要展示港澳台僑文學。它是題中應有之義，不是硬塞。

回到廣東文學館的當下和未來，張培忠直指其獨特性在於其「三位一體」的建設。即：集廣東文學館、廣東文學院、作品雜誌社三平台來建設廣東文學館。文學館當下已收集了嶺南兩千多年來歷代及現在最好的文學精品，並有主題地集中展示；廣東文學院也將一並成為文學創作的主力軍，除了提供較為老牌的雜誌作品發表平台，同時也是一個聚集資源的平台，需要積極主動融合更多新思想、新資源，成為文學創作的新發動



「鵝潭夜話」成為廣東文學館新造的對話品牌活動。受訪者供圖。



青少年結伴參觀廣東文學館。



夜色中的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。受訪者供圖。

張培忠分享對廣東文學館發展的期盼。

機。

計劃三年免費扶持20部作品出版

如何令廣東文學、灣區文學擁有新氣象？張培忠透露，準備用三年時間徵集港澳作家作品，通過1年5部以上、3年約20部作品的節奏，培育並免費出版一批港澳作家的作品。

張培忠還分享了他和香港青年作家葛亮的故事。他誇讚了葛亮的文學素養和創作特點。他與葛亮在最初選題時，就有了深層次的交流與探討。對於港澳有影響力的作家，張培忠表示，接下來也可以納入廣東省青年作家百人方陣。這意味着入選的港澳作者不僅能獲名家扶持創作，得到一定的經費，也能通過自己的協作，一起打通和構建大灣區文學培育創作的優良體系。後續，港澳作家作品專刊、香港培訓、采風活動都會一一落實……張培忠信心滿滿地說，希望廣東文學

館可以從出版、創作，到展覽、宣傳，全方位推動港澳作家的文學創作。

廣東文學館也在探索建立全球作家駐校制度。張培忠認為，邀請海外名作家，特別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，赴大灣區內廣東的高校住校，時間或從一個月到半年不等，這樣的人文交流，也能讓全世界的經典文學作品更好地被理解和翻譯。而中國的故事，也需要從源頭做一些推動，匯聚海外的優秀筆力更好地認識中國。

文學創作要回到打動普通人

張培忠也想藉機刷新一下外界對主旋律文學創作的陳見或偏見。他指，反映社會真善美的事情，本就應該成為社會的一個主旋律。因此，香港作家不需糾結或迷茫，主旋律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內地的政策和管理等。

他舉例，近期話題很熱的作家李娟，她的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被改編成影視劇，令大眾對遠在新疆的阿勒泰產生嚮往。廣東花城出版社早年慧眼識珠，出版了李娟的許多作品，這也創造了出版業界的一段佳話。「歸根到底，文學創作還是要回到普通人，最終能打動普通人的，才是好作品。」張培忠回到一個讀者的心態說，香港作家完全可以去寫一些香港普通市民的故事。例如，在面對生活困境時，一個普通香港人會如何去克服困難、實現自我成長。去挖掘普通人生活中的閃光點，也是書寫時代好作品的重要組成。

「成為作家，要有恆心和定力，要有十年磨一劍寫一部偉大作品、一部好作品的抱負。」張培忠寄語年輕的創作者們，更呼籲大灣區的青年文學愛好者積極投身創作，去記錄、看見和書寫大灣區的這片熱土上形形色色的人物。

特稿 廣東需引進文學影視改編人才

趁着香港文學館來港交流，張培忠告訴記者，在港期間，他還要去尋找類型文獻，比如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等。「我們希望能再建一個單獨的文學館。探索更多元的投入機制，再在大灣區建一些專題文學館。」他表示，來到大灣區、對金庸好奇的人士，都能找到專屬的文化地標。這些「構建」的事情，總要有人去多想一點，先做一步。

張培忠的作品，也有被改編成電視劇。香港青年作家葛亮作品《燕食記》，其影視版權已經被騰訊買下。在這人人談論文化產業重要性的光景，每個能代表某種文化精神的名字，也會被冠以「圖騰」光環。張培忠認為，「圖騰」光環越多，那個地方就越能被更廣泛地看見。不少香港人將這看成是「插旗」效應，揮舞影視文娛大旗，替某地某行業寫下一些神話。「影視創

作，對當前的廣東來說其實還是一個短板，我們有資源，也能同『橋頭堡』地位的香港一起攜手，廣東應該成為中國的『好萊塢』。」張培忠認為，這是一個系統工程，只有政府、企業、專業人士、文學界和各個層面通力合作，才能真正把影視文化產業從短板變成潛力板。

要把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人才高地來建設，張培忠積極呼籲和建言：要整合、培育人才，政策需要「放水養魚」，除了政府的引領建設，也要能引入社會資金，只有整個社會對文學有情懷、有興趣，文學才會更好地走向尋常百姓家。

遠景、願景在前，計劃活動在手，張培忠說，文學館要長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，就需要有充分的陽光、雨露。「文學館似主幹，各種活動、平台和培育便是枝條。」對此，張培忠信心滿滿。

港澳作家回「家」喜獲創作靈感

近日，「桃花春水白鵝潭——歡迎粵港澳大灣區作家回家」活動上，廣東文學館召集了來自大灣區、內蒙古、新疆等地的作家同場交流。

作家禾素從雲南趕來，她說，看到本次主題活



廣東文學館組織「港澳作家回家」活動。

動詞裏的桃花、春水、白鵝潭，立即就想起了唐代詩人李白寫的《贈汪倫》。每每念及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」，禾素就會想像汪倫站在岸邊擊節而歌，說着、唱着、唱着的場景。「那種歡樂的情感濃度，給後人很大的想像力。」走進廣東文學館，禾素也感受到了文學回家的深情厚意。「情感的親切，太重要。」禾素說，聽到對港澳作家的扶持計劃，她也迫不及待做題材挖掘。

在珠江邊的「文化巨輪」裏談文學創作和發展，禾素當下就獲得新的創作思路：「今年下半年開始，我想來一趟大灣區的音樂文化之旅，去搜集廣東、香港、澳門的一些經典音樂歌曲的創作故事。」

順着珠江去溯源，講一講大灣區的音樂文學故事。好故事正在醞釀。